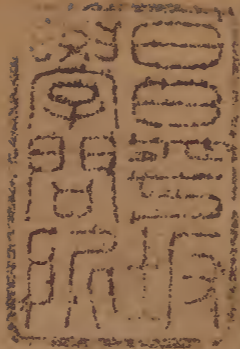


真西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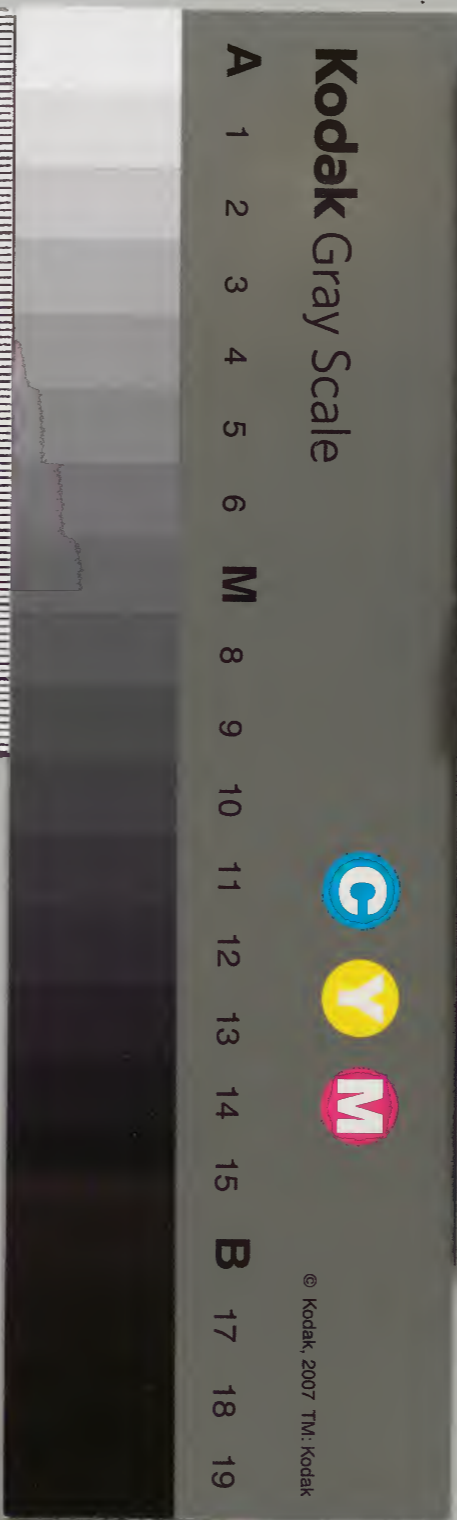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六之九



|   |   |   |    |     |
|---|---|---|----|-----|
|   |   |   |    | 漢書門 |
| 一 | 一 | 二 | 一〇 |     |
| 八 | 三 | 三 | 七  |     |
| 冊 | 架 | 函 | 六  | 類   |
|   |   |   | 號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 一〇 | 漢 |
| 六    |   | 二  | 書 |
| 函    |   | 七  |   |
| 七    | 八 | 六  | 類 |
| 架    | 冊 | 號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0276 |        |
| 冊數   |   | 18    | ( 13 ) |
| 函號   |   | 316   | 20     |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六

題跋

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焉有扶九廟奠  
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  
花庵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  
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  
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  
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  
中形外自不可揜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

既成有訝其門大庠者公曰異時使竈婢乳媪可開  
迺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卽聽事讀今觀其示  
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  
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僕之於公亦云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  
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  
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捨

樂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  
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  
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  
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  
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  
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有乃  
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絕食薇  
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  
爾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彞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  
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繇澹泊味出言外蓋

所謂疊疊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  
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知其當與否也瀛南其有  
以起予哉

跋包敏道講義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予粵山之麓縣  
尹朱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  
坐焉是日邑官洎學子會于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  
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子復屈致家塾  
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兪輩言之次論  
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

倦蓋君蚤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  
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  
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周  
人廣坐音吐清暢徐問響答徃徃破的昔晦菴先生  
嘗講于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  
山先生亦嘗講于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  
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君之名論  
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兪等將以君  
講義刻于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跋宋正甫記章泉事

後山越竟送坡公以此去職章泉之送靜春亦然二  
公之於師友如此使其得志其忍負國

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

棠棣之作至今餘千載矣藹然忠厚之情惻然閔傷  
之志讀者猶爲興起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  
切切惻惻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  
油然而生况綽綽有裕者乎真蹟今藏宋正父家余  
觀正父與愿讓二弟詩皆睠焉有前脩風味所謂亦  
允蹈之者和

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  
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  
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  
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  
編為之大息

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  
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  
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陞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  
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

送謙父第曰日用功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  
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妨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  
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  
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  
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跋趙章泉作何夫人墓表

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抑戒濟南伏生年九十餘授尚  
書古今所傳以為希有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此  
表援聖經引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砥古  
人寧復多遜嗚呼斯文也豈獨求何夫人之傳凡為

婦者皆當寫此一通真之坐側

跋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形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  
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  
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  
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孰識先生靜坐時氣  
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  
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

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母忽戊子立秋

日祭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文公之天者邪

跋餘干陳君集杜詩

尹和靖論讀書法必欲耳順心得如誦已言陳君之詩杜詩可謂耳順心得矣學者能用君此法以讀吾人之經則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不難到也

跋晉書蔡忠惠帖

蔡端明帖藏餘干舒氏後有趙忠定公題字讀之如見兩賢面目真可寶哉

跋山谷黃槩字序

東坡銘蓮花漏曰惟無意無必然後可以司天下之平山谷此序其稱槩之德亦然士大夫用心當砥以爲法

跋黃君汝宜廷對策後

以布衣造天子之廷親承大問此君臣交際之始也一時議論所發可以占其平生蓋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爾志于義則必曰君天也父也孰有對

越上天而可媿乎孰有事吾父而可有不盡乎  
朝廷有曠闕在位者不敢言吾言之生民有蹙憂肉  
食者不敢言吾言之此事天與父之當然者也推是  
心以往則進而立于朝必不敢爲爵秩而欺其君仕  
于外必不敢爲貨賄而賊其民凡皆一念之義爲之  
也志于利則上欲希舉首下欲不失甲科鯁鯁然唯  
恐落人後時方攻正學則曰僞黨不可容時方啓兵  
端則曰大義不可鬱僥幸一得而已他奚卹推是以  
以往位於朝必不能以父事其君仕而居民上必不  
能以赤子視其人凡皆一念之利爲之也夫始進以

義猶或繼之以利孰有始之以利而能以義終者乎  
莆陽黃君汝宜對策大廷盡吐其平生之學亡所回  
隱可謂亡負始進之節矣自今以往惟勿替此心而  
已雖然人心之危亦可畏也昔爲窮餓且死而不受  
今爲燕私虞樂而爲之本心之難持雖聖賢不敢忽  
黃君其尚勉之哉不然則對策而斥權倖者微之也  
得位而因權倖者亦微之也是豈不甚可畏哉黃君  
其可不勉之哉

跋張魏公五遂堂墨帖

懿哉曾子之論孝也世人知不得於親之爲非孝亦



孰知夫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  
陳不勇之非孝乎五者之於事親若無所與而曾子  
云爾者蓋父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  
獨四支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  
善無不具焉自居處必莊以至於戰陳必勇皆善之  
目也一善不存則為虧其性虧其性則為辱其親矣  
尚焉得為孝乎然曾子於此必總之以敬之一辭者  
善具於性而主之者心是心常存然後能不失其性  
故敬則五者皆遂不敬則五者皆失此曾子所以戰  
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歟或者以戰陳非儒

有事而有疑焉吁子以為古者文武之教亦若今之  
二致乎垂弧矢於有生之初習射御於幼學之際凡  
皆為武備設也孔子曰我戰則克聖門高弟執干戈  
以衛宗國斑斑見傳記間為人臣子而不知兵臨敵  
蕭然忠勇俱喪又安得為孝乎愚故推明忠獻名堂  
之意以遺耕道諸孫友民相與共勉焉

跋困齋方公耕道事實

困齋方公愛君憂國之忠守道固窮之操皆足為一  
世人豪而扼於秦氏弗獲究其蘊士類惜之方是時  
元勳巨德內外倚重莫如忠獻張公高文粹學正論



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勇腹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美呼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君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華，不為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遊，江淞間晚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樓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寒顛顛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

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沉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君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

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貺仲子納却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繇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戒云

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

阜陵之知自庶僚

漉從其制詞畧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鑑鍾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綱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

名爲賣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 淳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喜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名或以功業者或以道德稱道墨蠹楮學者寶之宜矣上人釋氏子迺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爲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予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顯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不深泥老佛而間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凋鏤而工不組繡而麗信乎其偉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而想其爲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若春者也網繆於君親之義而惓歎於骨肉之情者也群居族處和不流峻不激率觴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之餘輒以

所見繫于末且寫寄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為如何也

跋辛簡穆遺事

建炎中簡穆辛公以廟論推擇來尹浦城當饑寇熾燬之餘披蓁莽招流散人以復業又會盜起鄰壤蹂松溪趾政和盡驅其徒以來粟疾如風兩公募民為疆弩爭射卻之繫其渠五六人遂大犇北卒全一方公於浦城可謂有大造矣公初寓治勝果院後解縣組又寓安國精藍者久之壁間有所題詩及與寺僧往還書距今百餘載筆墨如新某嘗語鄉之士盍

祠公于安國衆以為宜主僧亦訢然願效力會多事未克就今觀公誌銘遺事其忠孝大節既偉然為一世標表至微細之行人所弗覩者亦莫不曲盡其當嗚呼此其所以為簡穆與起敬之餘因筆于編末高山仰止之意當於祠記詳之

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按公以建炎二年九月坐言事謫濮州詩當是此時作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義折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社至是

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笑談就貶無秋  
毫畏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  
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某舊得之建  
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即淮來丞南浦見之愀然  
請刻石真廳壁亟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  
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  
自昔聖賢所爲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  
謫死而英風毅氣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跋陳北山帖

北山先生陳公辭章翰墨爲近世第一此其未五十

時書也筆勢適美已如此至晚歲則猶龍騰虎踔  
可搏執矣予嘗見公所作贛州三橋詩又自書而篆  
之每歎息以爲袁州學記號稱三絕然非一人之手  
而公獨兼之豈可及哉此帖與建陽陳君朝瑞蓋公  
同門友也是時僞學之論方華文公先生力請致厥  
事廟堂未之許帖中所及正指此也後十餘年

天子始誅權臣而文公與朝瑞久已仙去獨北山年  
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  
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帖中所謂不易初度  
此其素心也朝瑞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

不通貫登紹熙四年第得尉丞未上而歿士類惜  
之此其假令邵武時也有子庚能不墜世學持此帖  
示余為識其末

跋朱文公帖

紹熙間文公先生刊定四經于臨漳其後龍圖詹公  
又刻之三山易本古經書詩出小序賓卷末春秋不  
附傳先生既幸教學者俾識經文之舊至音訓亦必  
反復訂正而後已嗚呼此吾夫子作經之心也當是  
時群和崢嶸設為黨禁網天下士凡先生片文隻字  
所在毀擲刻棄惟恐後而詹公於此迺始刊先生所  
定經文于學不少顧避其尊聞行知不為禍福所移  
奪如此豈易得哉陳君少仙總龜字朝瑞先生之門  
人而詹公之所友也家藏先生往來書帖甚富此特  
其一君之子庚携以相示謹跋而歸之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脩  
已接物亡間細鉅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  
弟至于西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  
之正法至于女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  
行閨門為極致家人彖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



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知矣慶子以堂記示予謹再拜而書其後

跋項吉父講義

項君講義諸賢題品已盡不待予言獨觀其名菴之義犁然有當余心者安樂先生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君之名菴殆其近之雖微講義知君之爲善學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予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漕臺所發策意其蓋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奚疑諸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實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浹者德夫其懋之

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

蒙莊氏以軒冕為寄以形骸為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

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為文公所重也其子又甫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識其末

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鄧邠老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為仁為禮復則為義為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

觀密察尤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問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跋王樞使軒山集

樞密相濡湏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 阜陵片言寤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餗獨幹斗樞明暮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 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填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杆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

什寫出骨髓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爲人美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瑣章刻句自以爲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俟

跋江西趙漕救荒錄

嘉定七年予自殿坳出漕江左趙侯彥覃爲主管帳

司明年諸郡大旱蝗予被朝命推行荒政侯悉心飲  
助無遺力桐川地素瘠至是艱險尤甚予屬侯先往  
視九所措畫具有條理予至發廩賑給而已憶初至  
見侯迎勞曰昔吾見子之面今吾見子之心矣自是  
深敬其爲人是歲朝家捐錢粟以惠一道者亡慮百  
萬計予與諸臺奉行惟謹而以幙屬宣力者侯爲最  
多訖事民得無殍死溝壑侯由是聲稱籍甚不數歲  
入官于朝出守廬陵郡未幾持本道漕節軍旅之餘  
繼以饑饉侯又推前日所以佐予者施之江右其所  
全活不減金陵時書來告曰昔者江東採荒之事甚

幸與聞其所記本末具在誠不自意復得推行於此  
始知前日之纂錄不爲無益既鋟諸木其盍爲我序  
之予惟趙侯昔者盡心荒政非有所爲而爲之也然  
去幙府財十四五年遂爲使者任荒政之責豈非心  
乎愛人者固天意所屬而爲善之報亦昭昭甚明乎  
有位之士視此宜知勉矣序非予所敢爲姑叙其畧  
題于卷之末

題全氏步雲齋

金鷄一峯爲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寔踞其巔  
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爲道宮忠甫今創小齋其

右以復前人舊蹟予一日攝衣而登群山回環萬象  
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遊無何有之鄉則爲之歎曰  
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哉天壤之  
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粲然  
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  
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  
也忠甫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試憑檻而寓目焉仰太  
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  
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終日乾乾不能與道  
爲一則於進修之益弘矣若徒以拾取科級爲籟雲

襟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沒溺於名區利藪中與汨汨  
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  
宮都是春豈謂是和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  
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  
君堯咨者自其先世欲做建昌吳氏爲社倉未果君  
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  
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  
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衆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

真西...卷之三十六  
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晤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昇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燹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即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間世傳以爲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爲之也及久而不憚天與之人誦之雖兇引不道口

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第予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幙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予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爲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

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為公乎抑願為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孝宗皇帝卹刑御筆

案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然則聽

獄議刑者真宰相事也古之論刑者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君相之所以祈天永命正在於此宜孝宗皇帝以屬之二府大臣與洪文惠公時以宰相承認命當是時龐恩厚澤滲漉海寓和氣融液如歲方春此孝宗之德而公與其僚奉行之功也嗚呼盛哉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蠲興歐王魯蘇以大手筆造還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

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辭貫綜至理  
若太極西銘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  
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爲盛爾  
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  
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史君鉉以鏤本  
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  
知所以爲仁今衢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  
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裔而研精

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  
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繹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  
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  
學矣孝弟以立本巧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  
在是知乎此而後爲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  
参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  
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  
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



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脩用心真可敬仰

跋陳復齋詩卷

某已丑春嘗爲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洵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眊某昔負旱時掩閤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爲德友故其遊從密贖倡數云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莆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爲好學顏子所問前曰爲仁後曰爲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爲仁者成己之極而爲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邪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綜古今文章妙機軸號爲儒者極摯然以成己則

不足以成物則甚難其亦何貴於學予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有云獲獨嘗竊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間以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粗淺不知理即用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又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故識于末編以待

跋張平仲注三畧

三畧先秦書雖非鷹揚翁自作要必其遺法予嘗深咏之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諄而歛藏退守不爲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爾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正子房所受書也盱江張平仲少嗜此書爲之傳義簡而能盡深而不鑿所貴乎儒者正以其靡一物之不知况兵重事而可以不知平仲於是乎有志矣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醴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

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歎  
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嫵巧極其  
瑤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  
乎哉祕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  
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  
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  
集中斑又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  
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  
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  
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歎仰書于集之後以歸其孫

某

跋天台劉深父杯水編

開禧丑寅間天台劉君深父爲候官尹余時在連帥  
幕府間相過講論文字君每舉史傳輒娓娓數百千  
言漢許后上孝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  
道君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  
屏風張某所等語余細聽不一字差至今猶想其風  
度也後三十年其子晞過余出所謂杯水編者閱之  
盡卷其爲行軍作者多開禧用兵時事予親見君所  
賦者嗚呼以君之文學標致去候官幾時不復起而

余闕茸無比閱一世後乃更來思舊遊如夢中事死  
生窮達不足道獨於君風流意度有不能忘云

跋陳北山序黃春伯本末

清逸黃君少為神仙之學且有志當世之事為故北  
山先生陳公所知公之子今寶章閣待制子華為福  
建招捕使君以賓客從有功白于朝得武爵清逸弗  
願也顧弗忍墜先世遺緒以州文學齒吏部鈐樞密  
府聞其才召使稟議此功名鼎至之秋也昔李長源  
嘗學神仙矣既而為唐家三帝出建大勲業人謂長  
源以將相易神仙失計吁使長源真能駭鸞跨鶴食

沉澹餌朝霞不過自私其身爾况大忠大孝不俟修  
鍊而得神仙此真誥中語也予嘗謂天上果有仙人  
必忠臣孝子為之清逸勉乎哉杼赤誠以報國其斯  
謂忠揚令名以顯親其斯謂孝勲業就矣浩然來歸  
吾已結廬梅山之陽振袂武夷之頂子能從吾游吾  
將分半席以待

跋永嘉劉君誌銘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  
無罰之驅而為不善者耻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  
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

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與唐  
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徃徃坐窮以死獨  
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  
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既厚乎學者深  
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端平初元夏至  
前二日建安真某書以還君之孫晉明

跋黃容安僻地集

黃君僻地閩山又徙建溪崎嶇艱阨可謂甚矣而示  
現之作乃以義命自安非嘗講學知道者不能及此

可但以詩人視之哉紹定五年六月二十日題

正德六年六月二十日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上皇子書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皇子國  
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為國  
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  
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  
決自畿甸之近以至於海隅荒陬之遠自群工庶列  
以至於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鬢童  
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

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  
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  
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寀精神心術之運言  
動操脩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  
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  
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  
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  
豈蘄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  
集于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  
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

言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並處而  
害不相及非象私惠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既而  
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  
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  
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  
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克於前然後足以厭天  
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  
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  
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  
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

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而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脩較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樂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克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



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群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

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繩於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婉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德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劇之形弗露此尤群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它可知矣故總攬權剛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

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詘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詘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垂矣以國公所處之

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兢自處而不敢一日安况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祗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身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

直山文集卷之三十七 五  
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  
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  
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  
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  
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  
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  
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祐從善如流允所開陳  
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

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龜勉效職有日于茲而未嘗  
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  
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  
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况帝子乎宗社之所  
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  
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  
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疎之咎蓋  
嘗熟思以為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  
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  
文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鷄初鳴至寢門外問

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  
 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  
 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  
 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  
 常儀尚多闕踈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  
 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  
 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為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  
 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  
 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

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  
 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于  
 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  
 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  
 謂禮樂交脩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  
 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  
 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驚外之事此觀書孰多奉道  
 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為皇子進修之益  
 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脩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

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  
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  
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名孝仁  
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敬其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于皇子之後  
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  
為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其賢當親其邪當斥  
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群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  
即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

孝可以提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  
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  
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  
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  
至日晏內侍言恐饑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饑  
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于時上疏猶  
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  
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  
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儒為之師傅終無  
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

蓋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毋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踈公是公非毋疑毋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 某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克必容納讜論必祗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哉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舜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間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即肇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 某區區朴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

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朴忠寘諸坐側德日以  
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  
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朴為迂以忠為訐  
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  
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朴忠愛  
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  
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  
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在勤誦恐負君相隆

之惕然跼蹐無措切謂貴為元子與凡人殊其趨  
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  
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磨充而大之  
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  
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  
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  
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為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  
凡人猶所不為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為之乎且  
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  
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

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  
慝爲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  
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間質之  
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  
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  
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倏至旁觀側目美玉成瑕  
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者  
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  
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  
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甚  
平日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  
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  
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  
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  
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  
不勝惓惓



而日之去也  
志為出於  
人常志於  
請官夫人  
不報對謝  
于無幾如之  
勤觀何益此  
然日醉之可  
宗林體何天  
平且其辭散  
其

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書

上相府書

某竊惟海內不幸先皇帝奄棄群臣皇太后以天下  
之母圖回於內大丞相以社稷之臣計慮於外援立  
聖明登踐宸極方其始也四方萬里驟奉遺詔罔知  
厥由驚憂疑惑徃徃而有未幾聖德日新令聞昭著  
於是薦紳士夫內外軍民之情尊戴惟一以為吾君  
之賢真足以負荷鴻業而先皇帝在天之靈亦庶乎  
其慰悅矣然而治亂安危之機猶有伏而未發者敢

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舍兄立弟在有周漢唐之盛與  
秦隋之亂皆嘗有之而安危存亡判然以異者不可  
不思其故也太王嘗舍泰伯而立王季矣光武嘗舍  
東海王彊而立顯宗矣睿宗嘗舍宋王成器而立明  
皇矣長少之倫疑若有所未順而天下後世乃莫或  
非之者以王季之於泰伯能推因心之愛而極其友  
悌也顯宗之於東海王彊恩遇之隆事事殊異始終  
亡間也明皇之於宋王成器飲食起居相與同之纒  
門無自而入也故詩人之美王季有曰則友其兄則  
其慶蓋言如是所以厚周家之福慶而永平開元

之治輝映青史後世亦鮮及焉至若秦隋之暴其  
嫡嗣也廢之既不以其臯遇之又以其恩輕信讒  
邪卒擠之死是以天下之心莫不憤惋亂亡之患亦  
自是而基之然後知詩人之言信不誣也今聖上之  
立與王季顯宗明皇之立其事雖若不同然天位之  
得本於無心揖遜數四勉焉而就南面此天人之所  
共知而不可揜也踐祚之後戰栗兢兢未嘗以位爲  
樂此亦天人之所共知而不可揜也今將上承天意  
下結人心以爲治安長久之計其道非它亦惟於友  
愛天倫加之意而已乃者真王之封外第之錫寵數

便蕃亦既備至而辭謝之日不許一望天顏而去竊  
度親王之心必有所未安也近者聞諸道路狂悖之  
徒敢爲妄舉一時事變出於倉猝至自投於水以避  
之危迫之情可謂甚矣仰賴宗社之靈旋踵底定中  
外帖然親王亦幸以自勉某之區區以謂此正譏間  
易入之時而親王危懼不自保之日也聖上崇篤友  
愛朝廷顧惜事體必自有以處之所慮寡聞淺見之  
人有托納忠除患之說以進者此在吾君吾相不可  
不致察也彼秦隋之君雖甚無道亦豈樂於戕賊骨  
肉者哉惟猜防之慮一入其心卒至於以親戚爲寇

讎不殄絕之不巳也嗚呼天倫之愛自相夷滅  
絕於人道也夫既自絕於人道矣而欲天心不震怒  
於上人心不攜離於下其可得乎是以秦隋之禍最  
爲酷烈饗國未幾宗廟爲墟其視有周漢唐之隆慈  
順輯睦董爲嘉祥上下相安福祚綿永其孰爲得失  
哉自漢文帝時淮南王遷蜀袁盎進諫以爲有不如不  
幸遇霧露死是陛下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  
柰何夫淮南王者弟也又以罪遷而盎猶力爭如此  
况今之親王於屬則兄而非有淮南之辜其可不思  
所以全之者也夫當其危懼不自保之時非大有以

撫存之則觀聽之下窺伺易萌左右使令解躄必甚以危懼不自保之心重之以休迫亡聊之態萬一霧露之感有如盜所慮者朝廷將何以自白於天下吾君將何以勝此名於萬世乎伏惟大丞相燕居而深念之又與忠厚老成之士謀之進對之間從容達白必使吾君友悌之德上儕王季而下軼漢唐凡所以待遇撫存之者務極其至使之富貴娛樂而無不足之心又爲選通經術知國體者一二人從容調娛日與游處迪之以詩書義理之言使欣然有以自得之之以君相矜憐之意使釋然而亡所憂如此則親

交親王安則天人心亦安而上下亦莫不安者夫某以一介迂疏蒙恩收召入櫛從列日夜惟思所以尊朝廷而弭禍亂者莫切於此方埃入見而首陳之屬聆雪川之變寤寐不遑敢以一得之愚亟布之執事者丹衷皦然可貫天日惟鈞慈其垂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上丞相書

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爲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

義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更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公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竒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伏惟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為下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

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月以迄于今未能以自決也魯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

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躡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歛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

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望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忘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趙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况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群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

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同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臯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狼狽焉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有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

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讚已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爲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

不爲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有不豫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共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迄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己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冀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

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爲人歲在作噩  
箇數右臈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  
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  
直前以祈天求命之書進徹宸帑聖上亮其忠不以  
爲臯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亦  
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  
覽而獨訟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即  
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  
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  
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



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  
武侯之十二字鑿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  
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  
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于瀆嚴尊無任震懼  
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釵既而控免弗命俱嘗奏記以謝比  
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儼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  
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業  
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存人之慶

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  
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社姚宋並稱者  
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  
對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  
其議已迄愬於上既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  
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  
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  
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若先太師  
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  
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

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間一惟公論  
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  
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爲  
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勲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  
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  
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  
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拔拭收用至有身  
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  
者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  
大丞相諭臨安尹使贐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

忘矜憐憫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  
竄謫迄不之許迨茲慶霽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滌  
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  
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  
心哉某躬被苞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儂攸拘不  
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侍坐時嘗辱賜  
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詈者然後可作宰相  
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  
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  
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

矣僭帥陳愚罪當萬坐仰正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  
揆鴛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送駕之心則已飛馳於  
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  
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  
情敬樂效消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遽前而間嘗思念  
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  
自故相顛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  
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為時而

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  
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溥海  
內外矚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  
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  
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  
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  
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  
亦將馴致焉非嘗奏記歆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  
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為謬矣夫以  
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

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  
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儉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  
四闢諛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  
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  
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  
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  
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  
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為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  
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  
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遠忤不若承順其意

將有時而移矣况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  
似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  
名群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為  
國也和人之爭以為已也是非不辯而兩絀之可乎  
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和人之朋以同惡也  
真偽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  
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  
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其之所甚畏也朝堂之  
論不參之群下為日久矣大丞相博盡眾謀弗任私  
智事之有閑國體者必議而後行眾言雜進豈皆當

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  
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  
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  
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  
趙中令有顓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  
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  
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  
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  
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  
不問可知其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

之用心其何嘗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  
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  
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  
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  
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  
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為邪說  
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疆  
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為大丞相忠謀者姑以  
近事明之方八陵之苗來上固嘗欲脩朝謁之禮舉  
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頓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

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  
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况事變之興未有終  
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  
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  
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  
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閫阨去闕庭  
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  
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  
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向似擾疇咨魁彥進長楫  
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  
幸盖自遊魂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  
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薰重者  
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  
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  
區則以爲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  
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  
帥閫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  
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豫聞

選辟僚屬最爲重事要涂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決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志仇協濟用能卒服夏羗張忠獻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之日矣

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議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

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竒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

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况庸常諛佞



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  
輯之為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  
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為功業之助將不少  
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  
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  
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徃徃笑其迂濶不切事情  
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  
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櫝猶存者幸取而  
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  
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為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徃

本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

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文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又  
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  
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  
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  
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  
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  
履素為月評所推敬者為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

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  
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為招延耆德  
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眾  
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為禮之  
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  
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身立己之要相與勉  
勵為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  
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  
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媿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西清  
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曷為當世之觀瞻凡其  
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為風俗之慮呂正獻

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  
揚其善于以抑囂浮之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  
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嗟請謁之交馳  
見相君而掃舍人之門曾犇趨之莫耻其或稍嚴於

出處退然不急於知聞非以踈狂傲世而招尤則以  
詭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流  
弊之源莫若深獎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圭璧則  
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自知  
甚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  
端不在於輕肥碩嘗安窮達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  
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但願奉君侯肯事嘽嘽  
之態縱舉世不知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為榮猥露  
一字之褒奚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  
道不回栢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

少炳丹青屬紆丈二組以為州適奉尺一書而薦  
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復見魏  
獻子唯善所在顧我何堪某敢不敬佩殊知誓堅素  
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莠李之私然盡節所以  
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恩大  
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闕藝祖肇基  
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  
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士姑崇藩飾之空文

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  
全興獨惟學校之官不責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  
歲月可見之功植立綱常寔為風俗無窮之計故凡  
列屬尤重掄材揆厥成規率束縉紳之清望取其卓  
行問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  
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猶識往  
行前言之畧而檢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宮庭琢句雕  
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脩名之不立初何榮望之  
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毛錐之子但期退屏  
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儀園林之鴻鵠忽拜西

之詔俾橫東序之經况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  
循故事預司翰墨之前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  
俯漸不穎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傳收  
群策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  
藥石兼用橐梁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整戎  
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清列某敢  
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誦夏弦之餘願  
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外冀答殊私髦髦自  
陳倦倦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書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洲學士之班遽塵  
華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諸冊  
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  
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嘿觀磨礪器質之美  
顧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同功故訖我既盛於一時  
而豐芑尚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  
焉靖重端良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  
之意眡以具文充職其間指爲借徑至有身居儒館  
心別鷺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讎校鄙習相仍  
而弗悟清涂訟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

魁奇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其頑不靈孤苦  
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  
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點班行坐靡廩  
稍瞽宗殷學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  
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念  
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  
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  
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  
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  
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楊雄之居

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耀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蕞收且令身遠於嚙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磷尚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睿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禪聖學之緒熙拜疏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雖警不足憂而骨鯁之人為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疆而四夷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為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紘比直玉鑑俾清冊府象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暮歲獨高蹇諤

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慮屬方  
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闢之遺已無慚於長孺補衮職  
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紆長  
策以康國步矢良暮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  
建太平之基於弗墜歛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  
世之安豈特徼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除音有  
諍臣七人端為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倚新盛事之  
觀抃蹈之私敷陳不足

田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

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  
鯁論獲伸鵷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大著正學傳心  
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楊晏之風適九重側席以  
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  
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嬖昵近  
之私易惑當預防於未兆之先惓惓殫憂國之思鑿  
鑿盡適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  
之知衰為舉首夫既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  
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  
岌業既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

儼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之素定名標青  
史要觀盛烈於無窮其學本空疎識非超卓群多士  
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  
端由於上意猥先枉駕辱况長牋第深蘄望之情莫  
既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  
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其官清標絕俗勁氣  
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  
天下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

清問獨罄丹衷深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  
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醞自得  
告君之體衆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  
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  
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碩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  
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  
脩之專美其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  
宁番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  
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貺念友直友諒既素辱於  
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田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  
維合<sup>由</sup>步緊昔眇聞恭惟狀元察推大署負抱瓌竒  
見<sup>與</sup>專洽曩談玉帳擅曾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  
富筆<sup>下</sup>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  
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  
聖之急聞峻擢昂科式符輿望矧鴈序同登於千佛  
而鰲頭並出於九仙夫既爲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  
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  
肅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于今願恢

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sup>其</sup>濫陪較藝鈔誦  
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畱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  
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貢長牋之貺第  
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爭  
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  
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  
人材和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  
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

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  
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攷于今益  
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於國柄罔知勝  
筭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  
同然而和附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祗緣富貴之念深  
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證之  
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直絀守淮陽越既漏師浸  
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鯨殛羽山旋正朋  
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徽數之加睠一佞  
而一忠果訖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布咸訢公道之

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筠爲世著蔡立朝二紀幾盡  
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濕衆方駒促公獨鳳  
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凜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  
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  
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  
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  
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

論事以不休息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它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過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由平海改填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于今尤難吉水崆峒有禾馴之曠俗富地溢浦有當阨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狙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它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脩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臯之

唐室繕城脩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篤怯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析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夷既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置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鳶佩王敢窮歌舞之娛運甕投擲益勵恭勤之節侍從臺諫云以一書生際遇之榮皆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儀于法從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憚於貴權為國愛人每務檢其疵疾致茲妙東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其閣之華何美名而增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九

重作大邦之翰論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有孚顯若  
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  
而蛟龍生代著證暮之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  
歆向之爲蚤迪簡於衆賢寢騫翔於鴛序晉參戎監  
出守輔藩哦水晶宮之詩氣欲春於若雪諷鬱孤臺  
之句聲半落於崆峒侈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  
嶺海初聞於枝薤省曹旋趣於握蘭方將收湖海汗  
漫之遊觀朝廷宏達之彥屬茲閫寄久矣印初依山  
阻海之間民生窶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矧當  
調鑄宜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劓之手豈特稱關西之

義身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以率天下之  
某脩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屢新托於履封承乏偶依  
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牛之匪遙黨行李  
之往來尚迭爲於北道必維棄之共敬故敢問於西  
曹傾向惟勤刻裁曷既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渙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間宸旒之睠  
皇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增寵恭惟  
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  
於先哲嗣南軒之鴻派見聞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

之屏洊剖邊頭之竹風生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  
折衝搃氊裘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  
恢坡銀瑩而連奏書績茂藩方之剡丞膺異渥趣駕  
輜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  
鸚鵡未妨領畧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即蹇翔於  
軒陛某睽違丰度荏苒歲年繆膺外閫之雄實接上  
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脣齒相依更切全  
虞之望其為傾企曷既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閫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陰之愛

方涓辰而祗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鍾呂參  
球琳比粹洽聞殫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環辭疊中  
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見於有行銅墨三年  
課登乎最弦歌千室民誦于今不為有力者所移但  
欲此心之無愧登學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  
當國家閒暇之時公獨以豫防為意每賜清閒之對  
輒陳正大之言竟辭即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  
湘水四牡駉駉雲霽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  
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南之  
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閫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

閱時甫爾報政諳然玉帳輜車雖並隆於委寄赤墀  
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宁之志即有揚綸之召  
某自知甚審已適何裨方願適山林之安詎復堪方  
面之寄若為稱職賴有依仁公爾志私敢自覬刺史  
故人之念新惟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  
深敷陳罔既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莫重  
此邦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幸吾土教條未布民氣  
已蘇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竒奕奕家聲之美自忠

宣之忠行乎蠻貊曼超前代之張蘇而效惠之文  
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  
踐敷聲實之都化盜賊而為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  
文武而知大躰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說旋  
復畀菟符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  
聲既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  
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之歎  
袴襦春燠今幸聞蜀郡之謠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  
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治績以俱高槐位深  
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閭尚冀望塵聞仁政而

爲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  
于今依鄉良深敷陳罔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闡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  
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緬言  
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  
猶餘禮樂之風顧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繼竭來  
上幕幸有聞孫發考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  
麓湘西之遺跡更共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賤瑄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家之  
和氣若時賢哲宜擁棋祥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  
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  
之晴三登可卜皆循良之所召信褒表之有期某幸  
與耄倪共洵德澤愆郵未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  
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爲南  
浦之遨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  
迺厯謙牧洊枉巽函以清文麗藻之瑰竒猥加獎飾

雖修竹疎花之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辜垢之汗人顧  
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為壽

暮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  
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耆父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  
城單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矐茲朽質賁以  
名章為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  
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旦

伏以敘漢庭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

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棋恭惟某官慈祥出於  
惠愛流於政術枿楊不用曾無犴圜之淹花柳相望  
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亟膺晉接之榮藐是  
羈孤正茲循省震風夏屋式賴帡幪之安春酒公堂  
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寔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慨矣永懷  
况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  
且多既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顧惟衰陋難稱寵嘉  
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王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



迴頌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酥氣以  
偕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  
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彛樽龍勺之器見聞  
所接皆故家衮繡之親傳道義相期有窮巷布韋之  
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  
登雅操獨安於平進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大  
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  
身寧可以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節

方將治氣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搖風采雲  
之燦冀州父老雖共後於襜帷温氏弟昆行送司於  
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  
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  
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蒲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德宇  
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通  
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文獻相承元  
祐之家聲故在早登歸第茂苞芳猷寶鎮瑒圭無瑕

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更迂館殿之才來尹山川  
之縣百里而恢牛刃未展宏摹一武而上烏臺定循  
近轍某猥慚迂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耒為氓  
之喜媿無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揚罔  
既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為之眠  
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  
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為師友關河既遠永嘉  
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為

設施不修簿正之卑必求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  
于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  
諒所究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  
而懷私庇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  
亦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後賢  
賁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  
溯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萬里之險洞知  
物情乃以借著植畫之英來從對竹哦詩之逸遂令

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掃地焚香雖方其於  
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顯庾政既嘗推先備之  
堯仁今搃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願奉使之名官  
雖異而爲民之司命實同時維勝流迭任隆寄恭惟  
提刑司薄正學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幸  
已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列即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爲  
已而將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  
來按全閩汰斥貪殘噓嚅彫槁褰裳徑去父老惜其

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  
戚休係其笑顰何敬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  
願師曾子之言暫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  
某慙愚何取咎譴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適會孺文  
之按部雖立園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  
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竢陰陽之定  
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  
歌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

疇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屬方高泄柳之門弗  
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

伏以仰鏞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劔水之符喜聞新命  
恭惟知府監薄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  
生稟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  
蛇豕之悍驕知以鳶鳳為羨瑞孤壘危存張之覩猶  
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測之危若滄陽見虜之日  
衆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悌之撻甲兵昔聞其語忠信  
之行蠻貊今見其人繇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  
倚官袞墮入侍疑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合  
千里之駕終醅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

伏以七閩之衝舊為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止  
有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蘭薰詩禮  
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餘鳳閣之風流  
比存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  
民寔少豐况屬年饑之後俗浮易動矧更鄰警之餘  
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即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葉  
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墻之舊夙荷殊

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間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  
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  
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第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  
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穢  
迅若雷霆之起蟄即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  
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昂輔坐使蒸菌之稿亦蒙次  
律之春某適以高門莫繇賀屢飲屠酥而醉已同農  
圃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湔丹筆之汗一氣轉鈞盡復青氈  
之舊嗟歎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  
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蒞著循良之  
效頃繇次對往牧長沙當嗣聖之作興先群賢而収  
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顏願殫鯁諤之忠少裨時  
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  
已踈矣罪如韓愈盍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奪  
駢邑之三百歸尋荒徑其老故山身雖困於蒺藜心  
常傾於葵藿俄墜濕鴉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

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念北壠有投閑之跡亦與原情既還奎閣之班更賦珍臺之秩顧茲冒寵疇實主盟茲蓋後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

伏以投閑居里既幸為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為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畧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蕙大有上九之信順

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管而安遺民於震懼之餘措之衽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歛惠子房決勝千里行摠惟慳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即賡江漢之雅某久茲專壑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覲孺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潁川當勉師於循吏勤奉之悃敷叙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

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sub>某</sub>官系傳嚴瀨之芳  
氣稟淮山之勁擢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  
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即人皆擬  
上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  
屬閩部方惟於俶擾而天朝深軫於顧優越由廣信  
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搖嶽見登車攬轡之初汗  
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  
經畧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  
行聽綸音即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sub>某</sub>燕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菟符更鄰兄弟之  
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sub>某</sub>官松勁玉剛淵滄山峙  
源流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  
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二周  
太府倘少留於鵷序已徑上於雞翹惟幼學壯行之  
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  
夙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  
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  
以來頓收奠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  
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類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  
幸矣何嘉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  
愛之訓曾徵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  
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  
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  
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  
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  
有講畫以助設施杜稷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  
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劔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劔水適逢二  
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  
羅羞水館極既醉既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  
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  
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  
精明鼓角歡亮恭惟其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閣接河  
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



蚤以材大夫而爲真御史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  
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路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  
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  
名日知人亦既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  
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瘵觀臨遣光  
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韓侯  
之錫精金古器庸賁竒章之賢倚頒一日之寬條立  
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權  
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穴鯨鯢時掉於驚波  
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由枕席

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

某

頽然暮景

此舊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于府情信于州方將有  
待仰帥牙之俶建與兕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  
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俟望良  
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  
功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仇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  
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

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  
爰立抵昔匹休恭惟<sup>某</sup>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  
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鼇負圓嶠之  
山屹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  
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幕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  
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庭以蟄之餘有入地  
重開之象坐黼宸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而覆  
姓名繼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  
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之頌詩剔蠹濯  
牙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爲飛雪貪風息而

人樂飲冰問閭知蘇醒之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  
於堯舜之上鄭公國所優爲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  
豈其或比畫抒碩畫不尉巖瞻<sup>某</sup>濫竊州符久陶化  
治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訴公道之伸敢  
矜私已之遇雖莫陪東閣竒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  
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殫

除福帥謝丞相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  
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sup>某</sup>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  
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敝歷洊試劇

煩秋毫未報於上恩霜髮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南  
幸及期郡計殫於囊括席卷之餘若爲支柱民力困  
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拊循項象祠牒之歲頒粗給  
宗藩之月稟遂力蠲於苛歛期少裕於罷忙雖生意  
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  
霆奮地之鳴群枉杜衆正開內既新於黜陟長官平  
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慕  
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鄰創夷之未  
後考比年俶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  
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成疾

已遠之可賀而根元尚憊之宜憂身爲列郡之準程  
大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  
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禔一聖英明之  
斷盡洗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  
韋相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  
之澤而某以鄉閭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  
詎有禁閹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激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傳采風謚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閥知爲忠義

之門悠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之際歟有  
裔夷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  
緬懷風烈疇若忠義正女不嫁二夫若王蠋全齊之  
節狂賊當磔萬段有段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  
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徇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  
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共惟某官  
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  
日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  
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  
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其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幙迺依袞繡之御  
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戇命  
薄而窮半生甘蠖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  
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  
憚捐身以驅猛獸迨官嚴邑罔辭歛怨以抑姦民然  
而患生於計慮之踈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  
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禪志於  
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顛暗之由来孰  
匪愆冥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

務崇寬大之論雖朱繡皂蓋靡容假守之行而丹丘  
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媿安於寓里遽放命於公朝  
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  
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  
聖明本心而運造化

後闕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  
不自意於退閑尚微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  
某忝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  
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凋瘵以官民

之交病將革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爲仁政新版籒  
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  
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游  
分江海之麾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  
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逝空谷細  
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歎乃和漁翁  
之唱虞夏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隕  
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  
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秩之令還之餘亦拜  
衍祖之寵丘山施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

之資佐大有爲之治杜群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  
恢長治建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  
大則自能有容必能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攣  
而廢一士某宦情已薄爵齒未盈托鏡頻看敢仍有  
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躡鑠之翁或可以使過  
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收棄榆於短景儻容吹  
晚節之薌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之賜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